

生态批评视阈下劳伦斯的《恋爱中的女人》

胡伊菲, 张 勇*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 山东泰安

【摘要】劳伦斯的《恋爱中的女人》创作于工业革命蓬勃发展期间, 先进的工业文明带给人们生活便利, 科学技术迅猛发展, 但与此同时科技的滥用恶化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该小说生动地呈现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自然环境问题、社会人际关系危机与人们的精神异化。小说围绕着两对恋人——矿业巨头杰拉尔德和艺术家古德伦、督学伯金和女教师厄休拉的情感纠葛展开, 反映人与自然关系、人与人之间关系、人们自我精神的疏离。本文拟在用生态批评的鲁枢元的生态三分法, 通过理论阐述法、文本细读法和经验讨教法, 对《恋爱中的女人》进行深入剖析, 从自然生态、社会生态、精神生态三个维度, 探讨小说中所蕴含的生态思想与价值观念, 进而引发人们对自然、社会与精神重建的关注。

【关键词】《恋爱中的女人》; 生态批评; 自然生态; 社会生态; 精神生态

【收稿日期】2025 年 5 月 10 日

【出刊日期】2025 年 6 月 9 日

【DOI】10.12208/j.ssr.20250223

An ecocritical approach to Lawrence's *Women in Love*

Yifei Hu, Yong Zhang*

Shandong First Medical University, Tai'an, Shandong

【Abstract】 Lawrence's *Women in Love* was written during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when the advanced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brought convenience to people's lives and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ut at the same time, the abus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terior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beings and nature as well as between human beings. The novel vividly presents the natural environmental problems, the crisis of social relations and the spiritual alienation of people in the process of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t society. The novel centers on the emotional entanglements of two pairs of lovers - the mining magnate Gerald and the artist Gudrun, and the inspector Birkin and the schoolteacher Ursula, reflect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 between man and man, and the alienation of people's self-spirit. This paper intends to use the ecological trichotomy of ecocriticism's Lu Shuyuan, through theoretical elaboration, textual close reading and empirical discussion, to analyze *Women in Love* in depth, and to explore the ecological thoughts and values embedded in the novel from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natural ecology, social ecology, and spiritual ecology, so as to arouse people's attention to the reconstruction of nature, society, and spirituality.

【Keywords】 *Women in Love*; Ecocriticism; Natural ecology; Social ecology; Spiritual ecology

1 生态批评理论的发展路径

生态批评, 又称生态文学批评, 是一种以生态思想为基础的方法论, 探讨文学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 它是文学研究与生态思潮的有机结合, 也是文学研究的绿色革命^[1]。

1.1 生态批评理论的起源

生态批评的思想根源可追溯至 19 世纪, 亨利·梭罗在《瓦尔登湖》中便表达对工业文明的批判, 强调大

自然对人类精神异化的修复功能。蕾切尔·卡森的《寂静的春天》通过揭示农药对自然的污染, 引发全球人们生态危机意识觉醒, 也推动生态批评思想进一步发展。

1.2 生态批评理论的萌芽

20 世纪 70 年代, 约瑟夫·米克在《生存的喜剧: 文学生态学的研究》中提出“文学生态学”概念, 探讨自然与环境在文学方面的表现方式, 进一步促进生态批评的发展。1978 年, 威廉·鲁特克在《文学与生态:

*通讯作者: 张勇

一种实验性的批评》一文中首次使用“生态批评”一词,“把生态学以及和生态学有关的概念运用到文学研究中去”,标志该理论作为独立学科的诞生^[2]。

1.3 生态批评理论的快速发展

1995年,第一次ASLE会议召开和劳伦斯·比尔出版《环境的想象》,被视为生态批评确立的关键事件。1996年,格罗特费尔蒂与弗罗姆主编的《生态批评读本》,这一著作被公认为生态批评入门的首选文献^[3]。此后,生态批评研究不断扩展,涵盖城市生态、环境正义等多方面议题,理论体系日益丰富。

2 劳伦斯生态意识的缘起

D.H. 劳伦斯是20世纪英国小说家,他的文学作品以批判工业文明和探索人性闻名。劳伦斯出生于英国诺丁汉郡伊斯伍德的一个矿工家庭,起初煤矿开采只是生活的一个部分,那时人与自然和睦相处,人们对生活充满期待。但是随着机械工业文明的深入,自然环境变得千疮百孔,单调机械的采煤工作也将矿工们沦为了机器^[4]。这种生活环境使他从小就意识到,工业文明对自然环境产生的巨大污染、社会关系的紧张和人性的精神异化。这在他后来的作品中也有体现,他对工业化进程呈现批判态度,并不断探索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人与人和谐相处的生活。

劳伦斯1911年出版第一部长篇小说《白孔雀》以来就表现出他对大自然的热爱以及敏感地意识到工业文明对生活产生影响。1913年他的作品《儿子与情人》出版,在这部作品中,他描绘中下层阶级的异化和紧张的人际关系。此后,在《彩虹》这部作品中进一步揭示工业社会带来的精神困境。而作为续篇,《恋爱中的女人》则深入探讨人性的扭曲和生态的失衡,为生态批评提供了丰富的文本资源。1928年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劳伦斯则在这部作品中呼吁人们回归自然,歌颂和赞美生命,表达对机械化生活的抵制。劳伦斯的这一系列作品,展现了蕴含的生态思想,为生态批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3 自然、社会、生态三重探析

鲁枢元是中国生态批评的重要代表学者之一,他借用三分法,提出把自然生态、社会生态、精神生态作为一个整体进行比较研究^[5]。本文结合鲁枢元的三分法,对《恋爱中的女人》自然、社会、精神三重生态进行分析。

3.1 自然生态维度

劳伦斯一生都在致力于探索人与自然,尤其关注现代工业文明对人类本能和自然的压制。他从小生活

在英格兰的工业化背景之中,感受到工业发展对自然界和人类生活的污染和危害,他在晚年又致力于探索那些未受工业破坏原始生态的地方。在《恋爱中的女人》中。他对自然环境细致描写,展现人与自然之间的深刻联系,反映自然在工业文明和科技发展之下,遭受严重的破坏,体现对现代工业社会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异化。

(1) 杰拉尔德控制自然

在《恋爱中的女人》中,杰拉尔德作为矿业公司的继承人,他对自然是统治性的。他最大化的利用一切物质资源,将自然资源视为获取最大化利益的工具,对待自然是一种暴君心态,使整个自然变成了一个千疮百孔的地狱,切断了自然与人之间的自然平衡^[6]。动物作为本应该与人类和谐共生的自然界生物,他也冷血对待,毫无同情心。在第九章中,杰拉尔德将母马作为驯服的对象,强迫它直面火车鸣笛,在驯服过程中获得成就感母马极力想要逃脱火车的轰鸣声,但杰拉尔德依旧强行将母马拉回,让它直面巨大的恐惧。杰拉尔德不顾厄休拉的劝阻残忍的对待母马,获得内心的驯服欲。这展现杰拉尔德对自然的掌控欲和对自然生命力的压制,控制动物、驯服动物,不顾身旁其余人的劝阻,透露出他对生命的轻视,与权利的着迷。

在第十八章中,杰拉尔德用同样残忍的手段在滑雪旅途中对待一种兔子,将一只兔子活活掐死以满足他对大自然一切生灵的掌控,一切自然资源为他所用的征服感杰拉尔德对动物的暴力行为象征着人对自然的极端物化态度,兔子作为一种对人类有用的自然资源要将其残忍对待,杰拉尔德认为兔子应该死亡。母马和兔子的遭遇暗示自然界的生物需要在工业发展下被迫牺牲。杰拉尔德将动物视为可以被控制和制服的对象,而不是具有独立生命存在。杰拉尔德的行为表现出对自然的控制欲,同时反映他对生命的冷漠和对暴力的接受。这种态度对待动物的态度破坏他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加剧与自然的疏离,也反映他内心的孤独和疏离。劳伦斯借杰拉尔德对自然的控制,批判工业文明使人与自然关系失衡,人性被扭曲。

(2) 古德伦剥削自然

如果说杰拉尔德是直接对自然进行统治和控制,那么古德伦则以另外一种隐蔽的方式对自然进行剥削,她作为一名艺术家将对自然的剥削隐藏在自身的艺术创作之中,将自然之物转化为自身艺术表达和欲望展现的附属品,进行文化性对自然剥削。在第一章中,古德伦从切尔西区和苏赛克回来时,面对英国中部乱七八糟的丑陋街道会下意识的厌恶,这种下意识的厌恶

和不做任何改变的逃离愿望反映古德伦潜意识内对自然的剥削。当她继续走到教堂时,她遇见一群人,把这些人当作画作中的人“看成一本书里的人物或是一幅画里的人物”^{[7]44}将鲜活的个体凝固为艺术符号,暗喻工业文明下,将自然界的生物包括人类也被异化为机械的符号。

在第30章中,古德伦在瑞士滑雪过程中,对雪山、湖泊等自然景观进行构图和把控色彩,她用艺术对自然界的一切事物进行工具化,使得她无法探寻真正的自然生命力,忽视自然自身生命力的价值,这种文化层面的剥削与杰拉尔德对自然界进行的实质性的资源掠夺相辅相成,共同加剧生态危机。劳伦斯通过杰拉尔德和古德伦这一角色解释了现代人对自然剥削和滥用,展现工业化社会中生态失衡的现象。

3.2 社会生态维度

劳伦斯除了关注人与人之间关系之外,还重视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他大力提倡社会和谐,男女之间相互依存,不同阶级之间可以相互帮助,共同构建美好和谐的社会。

而在英国工业革命高速发展时期,社会经济快速增长。当资本主义市场经历繁荣时,整个社会也会产生相应的问题,社会生态逐渐失衡。

杰拉尔德和古德伦的爱情关系充满张力与冲突,杰拉尔德象征着工业时代中典型的“征服性男性”,他希望通过情感的控制对古德伦进行占有,他和古德伦在一起并不是为了求得两人的均衡,而是为了达到其自身的满足^[8]。当古德伦第一次见到杰拉尔德时,就意识到“他的图腾是狼”^[7],杰拉尔德狼的形象从一开始就表明他极具侵略性和控制欲望。而古德伦是一位充满艺术气质的女性,她冷静强势的态度疯狂地吸引着杰拉尔德,这种冷静与强势同时也使得杰拉尔德陷入强烈的不安与自卑当中。他们的关系建立在控制与反抗之上,陷入与对方争夺掌控权之中。

在第十八章兔子中,杰拉尔德和古德伦都试图去控制一只兔子,结果双方都被兔子所抓伤这一情节象征着他们之间的关系充满激情与冲突,以及试图控制对方的失败。随着他们俩感情深入发展,杰拉尔德仅仅把古德伦作为满足他性欲和掌控欲的工具,而古德伦也意识到她自己只是杰拉尔德的玩物,他们俩是为了满足性欲才相恋,他们都陷入互为猎物的困境。

古德伦和杰拉尔德的关系展示了在工业化和现代化背景下,他们之间的爱情并不是建立在相互理解之上,而是建立在冲突与反抗之上,从始至终都是一场爱

情之间的互相博弈,最终导致双方的毁灭。爱情应该是建立在真实的感情和相互理解的基础上的,而不是一场博弈的游戏,杰拉尔德和古德伦之间的爱情本质上不是出于他们之间的相互感情,这不是真正爱情的基础。

3.3 精神生态维度

劳伦斯在关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的同时,还关心当时人们的精神状况。《恋爱中的女人》不仅是一本描写爱情与社会关系的小说,也是反映人们精神生态危机与转化的现实小说,在当时工业文明快速发展的社会,人们经历了精神上的动荡。

杰拉尔德作为矿场公司的继承人,从小被作为管理者而培养,关注效率与秩序,是征服自然的代表人物,深受于理性主义与工业控制的影响。对工人并无真正的关怀,反而视他们为一种工具。伯金认为杰拉尔德“似乎藏着一种潜在欲望,想让人刨开心脏”^[7],杰拉尔德对自然与人情充满冷漠,被工作所异化,没有所谓的精神追求和人生目标,精神十分空虚。

杰拉尔德除了在对待工人无法感同身受外,他与古德伦的性关系也揭示了他精神世界的撕裂,渴望通过肉体的接触,获得心灵的慰藉。在第24章,杰拉尔德父亲去世后,他意识到自己失去了克里奇先生的庇护,这让他感到孤独和空虚,难以忍受家里弥漫的空虚和深深的恐惧,想尽一切办法进入古德伦与她发生肉体关系,他将社会道德和高雅的意识完全抛在脑后,他迷失在一种解脱和惊奇的狂喜中。杰拉尔德短暂地获得肉体的救赎又在之后欲望消散后体验到虚无,这种冲动也使得他与古德伦最终感情破裂。

杰拉尔德无法真正的理解古德伦的精神世界,他与古德伦的关系破裂,成为他精神崩溃的导火索。在第24章,当他看到古德伦与洛克在一起玩耍时,他无法忍受,心中充斥着愤怒和绝望,但又无力去改变这一现状,最终他因与古德伦关系破裂而陷入深深绝望,他在冰雪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这一章杰拉尔德的死亡场景的描述充满着死亡的宁静,象征着一个精神崩溃的现代人的自我终结。

4 结语

本文在生态批评理论的指导下,对劳伦斯《恋爱中的女人》进行了深入分析,运用鲁枢元的生态三分法从自然生态维度、社会生态维度、精神生态维度进行详细分析,指出了其小说作品中的生态思想和生态价值。

从生态批评理论视域研究《恋爱中的女人》,拓宽其研究维度,唤醒人们生态保护意识。在自然环境污染,

科技迅速发展的今天, 对这部作品的研究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警示我们在发展科技的同时, 也要保护自然环境, 需要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的社会。

参考文献

- [1] 高旭东, 要文静. 生态批评的知觉维度——论劳伦斯诗歌中的嗅觉及其生态观[J]. 江西社会科学, 2023, 43(06): 65-72+207.
- [2] 段波. 生态文学批评与欧美田园文学[J].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 (03): 126-131.
- [3] 王诺. 生态批评: 发展与渊源[J]. 文艺研究, 2002, (03): 48-55.
- [4] 陈静茹. 小说《恋爱中的女人》中的劳伦斯思想探析[J]. 海外英语, 2023, (19): 197-199.
- [5] 王雅菁, 周灵颖. 生态批评视域下吕翼小说《马嘶》研究[J]. 文化创新比较研究, 2025, 9(10): 1-5.
- [6] 万燕. 劳伦斯《恋爱中的女人》的生态批评观[J]. 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04): 110-111.
- [7] 赫伯特·劳伦斯. 恋爱中的女人[M]. 郑达华, 等译. 中国华侨出版社公司, 2018.
- [8] 赵丽丽. 劳伦斯小说中的平衡原则[D]. 内蒙古师范大学, 2008.

版权声明: ©2025 作者与开放获取期刊研究中心 (OAJRC) 所有。本文章按照知识共享署名许可条款发表。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